

# 黄金古道

□严明夫

位于四明山唐田村和溪口壶潭村之间的古道上有一段网红地,叫黄金古道,来这里爬山赏景的游人络绎不绝,特别是深秋时节更是人满为患。今天,趁着元旦小长假,天气晴好又暖和,我和朋友决定去那里走走。

我们开车先到唐田村,打算带些米馒头回去,我几乎每年都要来这里买。走进农家院里,一股米馒头特有的酒酿味扑鼻而来。只见米馒头摆满了整间屋子,白亮亮的米馒头在红双喜印子的映衬下格外诱人。主人好客,先给我们煨馒头吃,吃好、买好米馒头,我们就徒步向西出发了。

唐田地处高山之巅,犹如高原地形,放眼望去开阔平坦,大小不一的农田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。红枫樱花等花木落尽了叶子,只有五针松还是那么苍翠碧绿,偶尔看到角角落落里种的蔬菜。抬头,天空蔚蓝明净,暖阳高照,和风拂面,虽是寒冬,却像春天般温暖。我们边走边聊边吃零食,不知不觉爬上了山。本以为唐田地处山巅,没想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,唐田之上还有高山。

展现眼前的是成片成片的树林,松树柏树还是那么翠绿,极目远眺,青山连绵,山峰起伏。林子中的灌木丛密密匝匝的,底下堆积了一层厚厚的落叶枯草。此时没有飞虫,没有野花,却有几声悦耳清脆的鸟叫声,立马给寂静的山野增添了一丝生机。

穿过松树林,地势一下子变得平坦,山道也宽阔了许多,上下两边全是清一色落尽了叶的金钱松,枝丫光秃,树干笔直修长,成行成排,像灰色的电线杆矗立着,又像列队整齐的士兵迎接我们的到来。这里就是所谓的黄金古道。虽然过了观赏的黄金季节,地上也全无金钱松叶的踪影,可能被大风刮走,也可能是人为扫除,为了山林防火,预防烟蒂落地引发山火。但我可以想象,那时候树上是金黄的,像染了色;地上也是金黄的,像铺上了金色的地毯,这满眼金黄的壮观场面能把你引入如幻似梦的世界,陶醉其中不思归。

此刻虽是寒冬,山野寂静,但也是有看头的,置身森林氧吧,欣赏这山中的参天大树,聆听几声鸟叫,呼吸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新鲜空气,既养心又洗肺,是乐趣又是享受。你看,一会儿工夫,过来了好几个游人,有的是一家出游,有的是结伴而行。

继续往前,路旁新建了几个休息驿站,造型新颖别致,我们坐下来歇息一会,吃吃零食。越过一个陡坡,就能望见唐田村后的“幸福水库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朋友告诉我,此地乃宁波市林场,有专门工作人员在管理山林,这些高大参天的树木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场的工作人员种的。我仿佛看到他们披荆斩棘挥锄挖坑埋下小树苗的劳动场景,他们甘把青春献大山,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、自然美景。

人不负青山,青山定不负人。唐田村有好几家民宿,民宿因黄金古道而生意不断,唐田米馒头也声名鹊起,方圆百里有名。

# 父亲的舞台

□伍里川

“我那天还准备发言的唉。”父亲的话,让我怔住了。

有一回,我在南京一家知名书店开了一场新书分享会,在邀请嘉宾的时候,突然想,要不把父亲和叔叔也叫上吧?因为他们是这部散文集的“主要人物”。

以为父亲会“忸怩”,谁知道他在电话里答应得很干脆。

活动的主持人是我的好友,电台的马青。主持人在介绍我父亲的时候,他站了起来,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。这一生,我给了父亲太多的失望。这是罕见的让他笑得如此灿烂的一次。

父亲想发言,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生出的想法吧。不过,“议程”并没有这样的安排。各路朋友来得多,而活动时长有限,大部分嘉宾都没有发言,自家的人自然被“靠边站”了。

“你怎么不早说啊?”我对父亲脱口而出。其实这是一句废话。

每一个父亲,都拥有过自己的亮色,也因此都有在人前说话的期望。

我上初中那会,有一年,父亲在医院被选为“先进”,因此获得了参加市里某个表彰大会的资格。

父亲拿奖状回家的时候,我看到的是一个脸上有抑制不住的笑容的中山装男人。他难得地哼着歌,和学生拿到奖状的满足感并无二致。

从烟尘弥漫的村庄,到繁华璀璨的城市,这中间是漫长的距

离。在我所想象出来的会场上,父亲用荣誉和青春突破坚硬的距离感,在鼓掌的人群中不再显得那么瘦小。

我没听说过父亲那一次在发言环节有过怎样的表现,但我能想象得到,那一次的参会经历,大概是父亲这一生最大的荣光了。

父亲中年前后,在医院“主理”着一间中药房。在中药房里,他挺有话语权的。在那个期间,他拥有了正式编制。但与此同时,他必须在家庭里尽着“准农民”的本分。

也正是那个时候,父亲常常沉默着拉起缰绳,面对一头桀骜不驯的耕牛,努力用最刚性的语言化解着一个男人身形上的翘翘翘。

有些舞台看似灰暗,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在。

父亲在干农活时,很难说是一位一流的高手,这方面,他比我母亲要逊色许多。但他有自己的价值体系,那就是在寻觅草药和“抓药”方面展示过人之处。我的爷爷在苏州药店做会计,至老方回到南京乡下。他也懂药,这意味着我爷爷和我父亲之间有着一种传承的链条。

父亲和爷爷一样,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干了一辈子。这种特性,让父亲的人生显出某种寻常来。也许是因为这个,他对于送我远行、到军营历练,有着炽热的意念。他希望我志在四方,出人头地。

1990年代中,父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,去遥远的军营探望了我一次。不巧的是,那

一次,我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,因此我并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陪伴他。

我反复叮嘱他,在人前多笑,少说话,要说也尽量说普通话。

这一生都没练过普通话的父亲,那一次,在我的领导面前,说出了最奇怪的“普通话”。时而有“宁普”味道,时而带上了北方的口气,有时直接用了最土的土话。

他很认真地听我安排,觉得儿子显示出了快有出息的意思,不敢因为表达上的差池而坑了儿子。事后,我为他勉强完成“任务”而松了一口气。

此前一年,父亲在医院辞了科长。这在当年颇有惊世骇俗的意思,但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小事。做科长当然有着各种在重要场合发言的机会,辞任之后,他发言的机会少了许多。

他出现在我的军营时,最大的身份,是一名自命不凡的土上的父亲。

他变得不那么重要,可他还是那么重要。

想一想,父亲们也是需要舞台的。壮年时分,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,做过各种“主角”。但随着身份的演变,父亲们不知不觉中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当成了配角。早前的一部电视剧《都挺好》,剧中的苏父挺让人烦,其实他是挣扎于主角和配角之间的人设。

在我的少年乡村里,这样的父亲,多见。

父亲们一步步“隐退”,一步步减少“发言”。起先是为了儿女的前途,后来是为了一种宿命。这是他们演过的最艰难也最入戏的角色了。

第7268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